

的能力，广义传播转向了微信的开发和为企业提供服务。当这份事业的收入足以保障他的生活水平之后，刘新宇开始考虑为社会做些什么。

“偶然里带有自己的必然”

刘新宇偶然进入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却不偶然地接触了大量和留守儿童相关的内容。2012年底，刘新宇在一次北京媒体人的聚餐上遇到了两位公益爱好者。他们说起一个数据：中国34%的留守儿童都有自杀倾向。“我当时以为小数点点错了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，“这意味着在中国将近一亿的留守儿童中，有千万级的孩子有极端心理状况。”在心理学的定义中，两种行为属于极端心理状况，一种是自杀，一种是反社会心理，也就是杀人。而在刘新宇的了解中，留守儿童的父母来到城市，不仅仅是为了挣钱，更计划着将来在城市扎根，把孩子接来城市，“也就是说将来这三千万的孩子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。”留守儿童在他眼里不是一些看来遥不可及的人群，他们影响着未来中国城市的图景。

那么，怎么解决这一人群的心理问题呢？刘新宇的儿子启发了他。一天，他端着pad让爸爸给自己录一段睡前故事。“这是孩子的角度，可能比我们大人自己想的办法有用。”刘新宇召集了媒体行业的名人，启动了“上学

路上”公益项目。康辉、陈坤、余志海，从媒体界到演艺圈再到公益人，名人们录好了经过心理学家挑选的儿童故事，把MP3发到留守儿童手中。从物质资助到心理干预，刘新宇先于中国公益一步，进入了一个新的公益领域。聊起公益来，刘新宇的语气从回忆当年的娓娓而谈变得急促兴奋。他下一步的目标是将公益上升到调研的高度，媒体人出身的他邀请了其他有情怀的媒体人以这一题材写成书、拍出纪录片，“多角度的媒体样态加上学者的案例分析，揭示真相给公众看。”而呈现事实之外，他更期待留守儿童现象能够得到法律层面的解决。“做公益，让我更有个人价值的实现感。”

是“厚德载物”和“行胜于言”

在刘新宇看来，母校清华大学带给他的最大帮助是，清华提供的双学位机会让他拥有了跨界的状态，“我是身边文艺青年中最理性的，又是这些理性的人中会写字的那一个。”而给他的人生带来最大影响的，“还真是清华人常提的那两句话，厚德载物和行胜于言。”

在做媒体的20年里，厚德载物告诉他：社会的确很复杂，但成功的道路其实很简单，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问题。“我认为啊，最好的状态在于‘诚’，这是我理解中的‘厚德’。”而

当他开始做公益，他眼中的“诚”不再只是对人对事的真诚，还有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。“当你真实面对自己面对世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。”

做媒体人时，刘新宇觉得自己是社会的“高级旁观者”，以理性人的状态向读者呈现社会。当他转向公益，他找到了“行胜于言”的最好注脚——“我现在成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其中一个行动者。”在他看来，母校带给他的最大影响就是在选择和行动的过程中“给了我非常大非常大的背书。”

想象着如果再经历一次大学生活，刘新宇会选择切口更小的方向——建筑系。“我对建筑有情结，觊觎了很久啊！”刘新宇笑着咬了咬牙，“当时不会画画而且视野很小，觉得专业嘛，随便报就行。”当年的他像一匹骏马，跑过了所有的道路，“但是终点却和这些道路无关。”他想着，如果当年能够把理想的宽度缩小一点，理想的高度和深度会更大。

刘新宇羡慕现在的学生们，他们的世界是一片草原，而他们在大学之前就看过了这片草原。他提醒学弟学妹们在选择方向时不要太功利、太物质。“必须去跑，去看这片草原，但是这样的过程应该在大学之前就能完成，这样的话就更加确定自己的理想，跟着内心走。”

刘彦竹：做个幸福的人

文 / 甲斐玲奈



“我很满足我现在的状态，我感谢我所拥有的。包括现在的工作平台，这里有我能信任和信任我的同事。”

刘彦竹是清华1990级校友，现任华安未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她的工作学习经历，可以说是几经变化。从清华环境工程系毕业后，她做了市政工程的施工，随后又因为投行梦回到清华读MBA，最终却进了基金销售领域。而现在，她在华安基金子公司负责项目和产品。这一系列的转变，在刘彦竹看来，是跟从着她的内心。

“读书的时候，职业规划这一层面，还是比较模糊的。”

刘彦竹回想起她的本科生活：“除非生病，每天八点之前一定会起床。整天就是学习，可现在想那时我也不清楚自己学的到底是什么。”结束忙碌的5年本科学业后，刘彦竹去了市政六公司，做市政工程的施工。“施工不适合我。”刘彦竹在那里工作的四年时间里一直没有找到那种正确的“感觉”，那种属于那份工作的感觉。后来的一年里，刘彦竹接触到了金融这一行业，开始有了投身投行的想法。

那时投行很火，她班里的64位同学，59位都想做投行。“当时自己也很盲目，觉得投行这份

职业充满了魅力，是成功的象征。”这时她笑着摇了摇头，接着说：“但是实习后，我不知所措了。”

“基金销售适合我，我也喜欢做。”

“客观来说，投行也不适合我。”在实习的短短两个月中，刘彦竹因为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瘦了10斤。后来她放弃了投行改做销售，因为她发现自己喜欢与人打交道，“现在的一切感觉都刚刚好。时间给予了我这一切。刚



刚毕业时，幻想有很多，当时追求的幸福可能是别人眼中的幸福。但是当你真正体验了，才会发现别人的幸福可能会使自己很痛苦。”
 汝之蜜糖，彼之砒霜。“我很满足我现在的状态，一切刚刚好。”
 有为之奋斗的事业、相处融洽的同事，交往多年的朋友们，忙碌工作之余，每年都要去世界各地，四处走走看看，她差不多已经走了四十多个国家了。“生活不只有工作，还有很多。”但刘彦竹认为女孩子一定要有经济基础。

只有经济独立，精神才能独立。

“其实本科学习中学到的不是某一种知识，而是方法。”

当被问到在清华学习的收获时，她说：“在清华学习的不是某一种知识，而是方法。”这种“方法”，不仅包括学习的方法，还包括与人沟通的方法等。“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和真正进入工作后用到的知识真的区别太大了。信息太泛滥，真正有用的信息反而被藏匿其中。”而“方法”就会帮助她从泛滥的信息中挑选出最重要和有用的信息。

还有就是学习资源。“清华带给学生的资源很多。就说前几天，学校就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让我做学生的课外导师，我们这些学姐学长只要母校开口就一定会尽力帮忙，这是一种清华情结。”在清华学生可以随时享受业界大师的讲座、充实的资料储备、完整的教学资源，而不用这些资源就完全取决于个人。“在本科这个阶段，你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就开始定型了。你要找到自己喜欢什么，然后就要往深处挖着学。”

当然，和人生相比，求学这几年太过短暂。在刘彦竹看来，无论学到什么程度，都没有尽头。但人生是有尽头的，这个过程中，比幸福更重要的是获取幸福的能力，遵从内心的想法，做一个真实的自己。

刘云浩：人生各自精彩

文 / 曾繁尘



刘云浩，1990年-1995年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习，获得工学学士学位。1995年-1997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获得文学硕士学位。2001年-2004年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计算机系获得工学硕士和博士学位。2004年-2011年在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历任助理教授、副教授、系研究生部主任，获得香港最佳创新与研究大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。2011年7月入选国家首批青年千人计划，任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特别研究员，教育部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，清华大学可信网络与系统研究所所长。2012年获得“ACM主席奖”。2013年任清华大学软件学院院长。2014年获选 IEEE Fellow。

初次见刘云浩教授，第一感觉是个子很高，声音洪亮，他开玩笑说：“声音大是当年在学校打排球时养成的毛病，球场上队员之间经常大声鼓劲儿，这么多年，跳不起来了，可说话的声调儿降不下来了。”

除了打排球，他还对历史感兴趣，以至于本科毕业之后曾经有一度动心去读个历史系的研究生。“年轻就是什么都想做，却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、擅于做什么，有些事情，像文学、历史，谁都可以喜欢，真正做进去才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。”看过刘云浩简历的人，都奇怪一个本科学自动化的人居然会去读了个同声传译的文学硕士，“那时候想当外交官来着，后来继续被打击，发现也不是做外交官的料。”说完，他哈哈地笑起来。

2001年年底，三十岁的刘云浩开始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。读博士期间，还参加了美国大学生排球联赛，甚至客串过体育老师。回到清华当老师以后，当年的本科班主任顾涵芬老师开玩笑说：“班里三十多个同学，我当初觉得你是最不可能做大学老师的一个。”的确，在他之前为自己设